

世界文學全集 63

娜娜

左拉 著 鍾文 譯



世界文學全集

著
譯



娜娜

左拉
鍾文

遠景精選版

娜 娜

世界文學全集 ⑥3

著 者	左	拉
譯 者	鍾	文
發行人	沈	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 郵撥：1 0 2 2 2 1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 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	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：3 9 4 — 1 9 6 0	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 中和市民有街35號	
定價	新台幣140元 港幣25元	
初版	中華民國69年6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· 遠景 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，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

晚上九點鐘，雜耍戲院裏面還是空空的。在二樓的包廂和靠近樂隊的前座有幾個人在那裏等着，在煤氣大吊燈的微弱光線下，在石榴紅絲絨墊子的空座位當中，簡直就消失了。舞臺前粉紅色的帳幕籠罩在一片暗影中；舞臺後面一點聲音也沒有。臺上腳燈還沒有亮，樂隊的座位也是空的。只有上面靠近屋頂四樓的兩廊座位裏，不斷傳來大叫大笑和談話聲，那裏坐滿了男人和女人，他們都戴工人帽子，頭頂上緊貼着圓形的屋頂，這屋頂上畫着裸體的女人和兒童飛翔在天空，這幅天空的圖畫，在瓦斯燈光下，變成了綠色。招待員不時領着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，到了他們的座位，男的穿着晚禮服，女的坐在他旁邊，纖弱而懶散地偎傍着他，眼睛向劇場裏四處張望。兩位年輕人出現在靠近樂隊前排的座位上；他們一直站在那裏，到處張望。

「我不是告訴你，黑多？」其中年紀較大的一個，一個高個子，留着黑色八字鬚，大聲說，「我們來得太早了！你本來該讓我把雪茄抽完了再來的。」

一個招待員正走過。

「啊，花車利先生，」她很親切地說，「還有半個鐘頭才開始呢！」

「那爲什麼他們廣告上說九點開演呢？」黑多問，他那瘦長的臉上顯示非常不耐。「就在今天早晨，在戲裏擔任角色的克利西還跟我說他們準九點開演呢。」

他們兩個沉默了一會，抬頭向上看，觀察樓上那些昏暗的包廂。包廂裏都是綠壁紙，所以更顯得模糊不清。再往下看，二樓上包廂下面，池座裏的小包廂都是黑黑的。在二樓的包廂裏，只有一位肥壯的婦人，身子靠在她面前絲絨的欄杆上。舞台兩旁高聳着的半圓壁柱之間，是台口包廂，廂欄上懸垂着長穗子的扇形綵飾，這裏每個包廂也都是空的。劇場的面貌，和一片柔綠的氣氛所烘托出來的黃白色建築花飾，只能隱約地看到，就彷彿中間所懸着的那一盞大水晶瓦斯燈的火焰，所發出的朦朧光線，把整個戲院像籠罩在霧裏一樣。

「你爲露西買到台口包廂的票沒有？」黑多問。

「買到了，」他的同伴回答，「不過這張票我真費了不少功夫才買到啊，用不着操心，露西不會早到的！」

他抑制住呵欠；停了一會兒，然後說，

「你運氣真好，你不是沒有看過初演嗎？今天這齣『金髮愛神』一定會成爲今年轟動一時的大事。六個月以來，人們已經談着這齣戲了。裏邊有多麼好的音樂，我們進去，孩子！這個包得拿夫，真懂得生意經，把這齣戲一直留到現在開博覽會的時候才上演。」

黑多虔誠地聽着。後來他大膽地問，

「那位新明星，就是要扮愛神的那個娜娜，你認識她嗎？」

「我的老天！你也問起她來了，」花車利舞着雙手，大聲說。「今天一大早，我遇見的熟人有二十個以上，這也問娜娜，那也問娜娜！難道巴黎所有的風流女人，我每個都認識麼？娜娜是包得拿夫耍的花樣！她一定漂亮！」

他發完牢騷後才稍爲鎮定自己平靜下來。不過那劇場裏面的空虛，那吊燈所發出來的昏沉的光亮，和那個地方雖然充滿了低語與開門關門的聲音，喚起教堂一般的感覺——這一切，都刺激着他的神經。

「受不了！」他大聲說，「我得出去。我們也許在樓下遇到包得拿夫。他會把一切詳情講給我們聽的。」

在樓下進門口的大廳，地下鋪着大理石；售票處就在那裏；觀眾開始來了。從敞開的三道門口望出去，晴和的四月天夜晚，看到大馬路上擾攘擁擠的人羣和車輛。馬車不停衝到戲院門口，車門打開又用力關上；人們開始三三兩兩走進來，在售票處停下來，然後再走上大廳盡頭處的樓梯，上樓的時候，女人們左右擺動慢慢地走去。大廳四周的赤裸而灰白的牆壁上，只有一點點第一帝國時代式的裝飾，看來彷彿是玩具的廟堂裏的柱子。黃色的廣告，在四面牆上，高高的展貼得耀眼，上邊用黑色大字母寫着「娜娜」的名字。一些似乎膠着在入口處的男人，都在讀着這些廣告；其餘的人隨處站着，專心在談話，這樣就把戲院的入口全給堵住；這個時候，在售票處的裏面，坐着一個塊頭很大的男子，生來一副寬大的臉，臉上刮得乾乾淨淨，正對那些急於要買票的人們，發着粗暴的回答。

「那便是包得拿夫，」花車利下樓梯時說。

那位經理先生看見他大聲叫道，「你這人真夠朋友！這就是你給我發表短評的法子嗎？我今天早晨把那份費加洛打開一看——連一個字也不見！」

「你先聽我說，」花車利回答。「我當然先得認識你的娜娜，然後才能夠寫她呀。何況，我並沒有答應過你什麼。」

然後，爲了結束這場爭論，他就向他介紹他的表弟，黑多這位青年，是到巴黎來唸書的。經理的眼睛向他瞄一下，就已經把這位青年打量仔細。而黑多却很激動地在審視他。這個就是包得拿夫，這位專門公開展覽女人爲業的人，他對待她們像獄卒對待犯人一樣，他腦子裏不停在想賺錢的花樣，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，高聲談話，隨意吐痰，喜歡拍自己大腿的人，他像阿兵哥一般頭腦簡單，黑多却切望給他好印象。

「你的戲院——」他用悅耳的聲音調開口說。

包得拿夫靜靜地打斷了他的話，冷淡地說，

「你管它叫作我的妓院好了！」

花車利聽了，贊同地大笑起來，黑多却大吃一驚，他原先想說的恭維話就哽在咽喉，說不出來了，面上還強做很欣賞這開玩笑話的樣子。經理這時早已經衝過去和一個戲劇批評家去握手了，那個人的評論有很大的影響力。等他轉身走回來，黑多的心情已經恢復平靜。他怕露出過於驚惶無措的樣子，會叫人家把他看成鄉巴佬。

「我聽說，」他開口，積極地急想找出一點話來說說，「聽說娜娜有美妙的嗓子。」

「她！」經理把兩肩一聳，叫了出來，「那跟開水龍頭的聲音沒有兩樣！」

這位青年趕快補充說，

「而且聽說她還是一個優秀的演員！」

「她嗎！笨得要死，她到了臺上，連手脚都不懂得往那裏放。」

黑多臉上微微一紅。他不知所措，張口結舌地說，

「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錯過今天晚上這個初演。我知道你的戲院——」

「叫它妓院，」包得拿夫又插嘴，像一個具有成見的人那樣無情的頑固。

這個時候，花車利正以極端平靜的心情，注視着進來的那些婦女們。他看見他的表弟這樣茫然地掉在霧中，笑也不好，氣也不好，就趕快給他解圍。

「使包得拿夫高興，你順着他的意思叫好了。他要你叫他的戲院什麼，你就叫什麼吧。而你呢，我親愛的朋友，你用不着騙我們，要是你的娜娜真的既不會唱又不會演，那你今晚不是要垮臺了嗎？正是我料到的。」

「垮臺！垮臺！」經理喊了出來，臉色氣得發紫。「一個女人，難道就必須能唱能演才行嗎？喂，我的朋友，你也太笨了，娜娜有別的長處啊；媽的！她的長處可以補償她一切缺點，這我早就聞到了；這些長處，她多的是，不然的話，那我的鼻子可真是個白癡的鼻子了。你等一會兒看，她只要一出臺，觀眾們都會一面看她一面流口水。」

他說話的時候，舉起兩隻粗大的手，雙手因激動而在發抖；接着，他放低聲音，自己對自己說，

「錯不了，她前途無量。呵！媽的，她會爬得很高，她的皮膚——呵，多麼白嫩的皮膚！」

然後，爲了回答花車利的問題，他詳詳細細地說明。他的措辭，都十分粗野，使黑多聽得很震驚。原來他早就和娜娜關係很密切，本來早就急於把她擺脫，弄到舞臺上去。剛好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正缺少一個扮愛神的演員。他是從來不讓一個女人貼住他太久的，所以寧願叫觀眾們一同欣賞欣賞她的長處。可是，這一來使他遭到很大的困擾，他的大牌女演員露絲米儂演技精湛，又是一個受人崇拜的歌手，想到娜娜未來會是她的勁敵，就整天以拆他的臺來威脅他。至於在海報和廣告上的排名她們更互不相讓，鬧得多麼兇！結果還是他決定把兩個女演員的名字，用同樣大小的字體印出來這才算了事。她們最好不要太令他爲難，只要他那兩個小女人——他是這樣稱呼她們的——克莉西或是西門不聽他的話去做，他就給她們吃排頭。要是他不公平對待她們，他永遠也不會有好日子過，他很能控制她們，他知道她們的價值，這些賤貨。

「啊！」他自己打斷自己的話，揚起聲音說，「米儂和士丹拿來了。他們永遠在一起。你們知道，士丹拿對露絲有一點厭倦了，所以露絲的丈夫才寸步不離地跟着他，生怕他偷偷溜跑了。」

從戲院飛檐上照下來的一列瓦斯燈的光亮，使門前的路面明亮起來。兩株翠綠的小樹，被燈光一射，清清楚楚地突現出來；在這樣活躍的照明下，一條柱子，也閃着光芒，所以老遠的人就可以看得見柱子上所貼的廣告上的字句，清楚得和白天一樣，而遠處大馬路上一片漆黑中，稀稀

落落地點綴着幾點燈火，顯示出那永遠在流動的人羣。有許多人並不馬上就走進戲院的大門，先站在外邊，在那一系列瓦斯燈光下，一邊吸着雪茄，一邊在閒談。燈光使他們的臉蒼白，又把他們那縮短了的黑影，投射在柏油的路面上。米儂，一個高大強壯的男人，生着一個走江湖戲班裏的大力士的方形頭顱，他正在人羣中擠過來，拖着那位銀行家士丹拿——身材矮小，大腹便便，圓圓的臉，斑白的鬍子。

「怎麼樣，」包得拿夫對銀行家說，「你昨天在我的辦公室裏遇到的就是她。」

「啊！昨天遇到的就是她嗎？」士丹拿叫了出來。「我也猜到是她的。她進去的時候我正走出來，所以幾乎連她的一點影子也沒有抓着。」

米儂垂下眼睛在聽，神經質地旋轉他小手指上的一個大鑽石戒指。他知道他們是在談娜娜。後來包得拿夫把他的新明星描寫一番使得銀行家的眼睛亮起來，他就決定要干涉。

「親愛的朋友，夠了，她是不值一看，觀眾不久就會把她趕出去的。士丹拿，我的孩子，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她的化粧室裏等着你呢。」

他想把他帶走。但是士丹拿不肯離開包得拿夫。售票處人羣更加擁擠，嘈雜聲愈來愈大，娜娜的名字不時有人在叫，那兩個字音叫得極其生動，像唱歌一樣的悅耳。站在廣告面前發呆的男人們，大聲把這個名字讀出來；其他走過的人，也疑惑地把那個名字讀一遍；而女人們呢，都帶着訝異的神情，把它一遍又一遍地輕輕念着，一面在微笑一面又有些不安。沒有一個人認得娜娜。娜娜是從那裏掉下來的呢？人們都在私語，不少笑話和故事在流傳。這個名字本身就溫柔；它

那特有的順口，使每一個人說起來都好像叫老朋友那樣親切。人們重覆地念着它，使得他們的心情也開朗起來，一種好奇的狂熱，支配着他們。巴黎人的好奇心，非常強烈，使他們像瘋子一般都想看一看娜娜。有一個女人被人擠破了衣服；有一個男人丟了帽子。

「啊，你們問我的問題太多了！」包得拿夫大聲說，這時有一二十人正拿各種問題把他包圍住。「你們一會兒就會看見她的，我走了；他們還有事找我呢。」

他一看見已經把觀眾的情緒煽動，心裏暗暗高興，一溜煙就不見了。米儂聳了聳肩，提醒士丹拿，說露絲正在等着他，要把她在第一幕裏所穿的衣服，先給他看看。

「喂！露西來了，」黑多對花車利說。

那確是露西·史都華，一個其貌不揚的矮小婦人，年紀大約有四十歲，長長的頸，清瘦又眉蹙嘴歪的面孔，一張厚嘴唇，可是，雖然如此，她那活潑和優雅的體態却很討人喜歡。她由卡洛蓮和她的母親陪同，卡洛蓮是冷若冰霜的美人。她母親是一個舉止非常高貴的人物，不過看起來好像是用草紮的。

「你跟我們坐在一起，我已經給你留下座位了。」她對花車利說。

「那我什麼也看不到了！」他回答。「我有一張樓下前排的票子；我情願坐在那裏。」

露西馬上要發火。難道他不敢在別人面前陪着她坐嗎？可是，她抑制住自己，換了一個話題，

「你以前爲什麼沒有告訴過我你認識娜娜呢？」

「娜娜！這個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呢。」

「真的嗎？有人說你同她睡過。」

在他們前面的米儂，把手指放在唇上，作手勢，叫他們住口。露西問他爲什麼，他就用手指着一個正走過去的年輕人，低聲說，

「娜娜的情人。」

每一個人都向他看，他無疑是一個漂亮的男人。花車利認識他；他名叫達格奈。這個年輕人曾經爲了女人，花掉了三十萬法郎。爲了弄錢，現在他玩股票，好給女人們送花或者請她們吃飯。露西認爲他的眼睛很漂亮。

「啊，白蘭來了！」她叫道。「就是她告訴我說你同娜娜睡過。」

白蘭是一個肥壯的金髮女郎，她漂亮的面孔，愈來愈胖。她由一個瘦弱而衣着很講究，神態非常高雅的男人，陪同進來。

「這是范多夫伯爵，」花車利輕輕對黑多說。

伯爵和這位新聞記者握手的時候，白蘭和露西在那裏談論。一個穿着藍色寬大裙子，另一個是淺紅色，兩人站在那裏，那兩條寬大的裙子，擋住了別人的去路；她們的談話裏，不時提到娜娜的名字，旁邊的人都注意在聽。伯爵帶着白蘭進去了。娜娜的名字，到處有人在大聲念着，它的回聲在那大廳裏震盪得更大聲。爲什麼還不開始演？男人們掏出錶來看；遲到的人們，不等車子停穩，就先跳了下來；一大羣人從人行道往裏面擠；外邊過路人，在瓦斯燈照耀下的路面空地上，都探頭往裏邊窺視一下才走過去。街上有一個野孩子，吹着口哨走過來，叉着腳站在門口的

一張廣告前邊，像喝醉的聲調喊着，「喔喲！我的娜娜！」說完，就邁起腳步，拖着他那雙破靴子，又搖搖晃晃地向前走去。大家看見他這個樣子，發出一陣哄然大笑。連那些衣着講究的紳士們，也都一遍又一遍地說着，「娜娜，喔喲，娜娜！」人們都在擁擠着，票房那邊發生了爭執，這些觀眾都傳染遍了愚蠢可笑的發狂，和獸性的興奮，他們呼喚着娜娜，要求着娜娜的叫喊也就越來越高了。

在這一片鬧聲中忽然預告開幕的鐘聲響了。他們互相傳告說要開演了，聲音達到大馬路上；於是一陣擁擠，大家都搶着先擠進去，弄得戲院的職員不知所措。米儂不安地抓住士丹拿，他一直都沒有去看露絲的戲裝。第一聲叮噠的時候，黑多就在人羣中分開一條去路，拉着花車利，生怕錯過了前奏曲。觀眾們焦急的樣子，惹惱了露西。多麼粗魯的人羣，怎麼能這樣推擠婦女們呢！她帶着卡洛蓮和她的母親，留在那一羣人後面，現在進門來的那個大廳可空了，而門口外邊，依然聽得見大馬路上連續不斷的轆轤車聲。

「好像他們這些戲，餉餉都可笑似的！」露西在爬上樓梯的中間，說了又說。

花車利和黑多站在他們的位子前面向四處張望。這個時候，全戲院都亮起來。那盞大吊燈的水晶玻璃照得通明，這些光線，從屋頂反射下來像下黃金雨一般。座位上的紫紅絲絨，被燈光一射，都成了湖水的色調。場子內金彩的裝飾一經照亮，那些柔綠的花紋，和天花板上粗糙的圖畫的顏色和緩得它對照起來，便覺得多了。臺口的腳燈也亮了，把前幕照得很亮，那顏色富麗堂皇，像童話中的一座宮殿，那深紅色的大帳幕，和上端與頂畫之間的泥飾，已經顯出許多裂縫的粗

陋臺框口，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。這裏邊早已溫暖起來了。樂隊已坐下來，正在調音笛子的清脆聲音，號角窒息的鳴咽，小提琴像夜鶯般歌唱，這些，都給全場人聲喧囂蓋住了。觀眾們都閒談着，擁擠着，尋找他們的坐位；兩邊走廊上的匆忙擁塞，現在猛烈得使每個入口，都要費很大力氣才能通過，彼此遠遠打招呼，衣服互相摩擦，女人的裙子和頭飾，間雜着男人們的黑色禮服，一排一排的座位，終於慢慢坐滿了。有一個包廂裏，一隻赤裸裸的女人肩頭，閃耀雪白的皮膚。其餘的婦女們，安閒地坐着，懶洋洋地搵着扇子，望着人羣往前移動。在前座有一羣花花公子，穿着長背心，上衣鈕釦孔中插着梔子花，站在那裏，用戴着手套的手，拿着他們的望遠鏡，到處看這裏那裏，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女士們漂亮的服飾，美麗的面孔和光芒四射的珠寶。

那兩位表兄弟在尋找他們所熟識的面孔。米農和士丹拿在包廂裏，並排坐着，手臂靠在蒙紫紅絲絨面的欄杆上。白蘭好像是獨坐在一個台口包廂內。黑多在仔細觀察達格奈。他就坐在他前邊兩排的位子上。緊挨着他的，是一個年輕人，大約只有十七歲，剛上大學，正大大地睜着美麗的眼睛，顯出很快樂的樣子。花車利看見他，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「樓上那個女人是誰？」黑多忽然問，「就是旁邊坐着一個藍衣少女的那個女人。」

他所指的是一個肥大的婦人，衣服綑得非常緊；這個女人的頭髮，從前是金黃色的，而現在變成灰白，她却把它染黃了；她的臉，用胭脂塗得通紅，再被如雨絲一樣垂下的嬰孩般的小髮髻一蓋，幾乎連臉也看不到了。

「那是嘉嘉，」花車利簡單回答。這個名字似乎沒有告訴他表弟什麼，他就又補充說，

「你從沒有聽說過嘉嘉？她是當年路易·菲力時代的大美人。現在，她無論到那兒都把她的女兒拉在身邊。」

黑多對年輕少女沒有興趣。很奇怪的，嘉嘉却打動了他；他不停地在看她。他覺得她依然很好看，只是嘴裏不敢這樣說出來。

這時，樂隊指揮把指揮棒舉起，樂隊就開始奏起序曲來。人們仍然繼續走進來，紛亂和嘈雜之聲，有加無已。在這種場合裏朋友們遇到了只是大家作一個會心的微笑，那些老戲迷卻從容得很到處打招呼，全巴黎都在這裏了。文藝界的，金融界的，新聞記者，玩家，作家，玩股票的，交際花，比良家婦女多，總之，這是奇異的一羣人，包括各式各樣。花車利，因為他表弟間，就把專門留給報館和俱樂部的好個包廂，指給他看。然後，把那些戲劇批評家告訴他——其中有一個人生得枯瘦，嘴唇生得薄而凶險，而，頂特別的是，另外一個肥大的人，臉上和藹可親，正靠在他的同伴一位樸素年輕的小姐的肩上，用溫柔而慈愛的眼神看着她。

他看見黑多向着對面包廂裏坐的幾個人鞠躬的時候，他就把話停住。他顯得驚訝。

「什麼！」他驚問，「你認識穆法·波維利伯爵？」

「是的，很久以前就認識了，」黑多回答。「他在我們家附近，有一片產業。我常常到他們家去。伯爵和他的太太是跟他的岳父那位蘇亞侯爵住在一起。」

他表兄的詫異，使他心裏高興，由於虛榮心使他談得更津津有味。侯爵是政府評議員；伯爵最近被委派為皇后的侍臣。這時花車利拿起望遠鏡，向着伯爵夫人望去，那是一位豐滿的黑髮婦